

三侠五义

(上)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内 容 简 介

《三侠五义》的故事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主要写众侠客协助包拯,审案平冤,除暴安良,以及与奸臣庞太师进行斗争;后半部则描写侠客义士之间的纠葛,以及他们帮助颜查散剪除襄阳王的党羽。从本质上讲,小说反映的善与恶、忠与奸的斗争,并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仍是试图维护封建正统道德观念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通过这些斗争,作品对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面给予有力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对我们认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症候,是有一定帮助的。

《三侠五义》中最突出、最精彩的是大量的“侠义”描写。小说对“侠”的认识十分清醒。在结构安排上,作者也善于编织故事。整部书大关目包含小关目,若干小故事构成一个大情节,曲曲折折,环环相扣,悬念迭起,伏线四布,眉目清楚,十分紧凑,鲜明地体现出说书艺术的情节结构特点。

《三侠五义》的语言有形象性、绘声绘色,有平话习气,通俗易懂,生动逼真,保留着说唱语言的特色。在武技描写上比《水浒传》又进了一层,不再是只突出“力”和“勇”,而是重在“轻”和“快”,着眼点放在飞檐走壁的轻功和百步取人的暗器上,袖箭、飞刀、石子、神弹、各显奇能。

目 录

三侠五义(上)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贤愚立判 鉴貌辨色男女不分	(2)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仲禹抡元熊飞祭祖	(9)
第二十八回	许约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细酒肆巧相逢	(16)
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铺偷郑新 展熊飞湖亭会周老	(23)
第三十回	济弱扶倾资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请南侠	(29)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飞比剑定良姻 钻天鼠夺鱼甘陪罪	(35)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仆颜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扬言	(42)
第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试颜查散	(49)
第三十四回	定兰谱颜生识英雄 看鱼书柳老嫌寒士	(56)

第三十五回	柳老赖婚狼心难测 冯生联句狗屁不通	(63)
第三十六回	园内赠金丫环丧命 厅前盗尸恶仆忘恩	(69)
第三十七回	小姐还魂牛儿遭报 幼童侍主侠士挥金	(75)
第三十八回	替主鸣冤拦舆告状 因朋涉险寄柬留刀	(82)
第三十九回	铡斩君衡书生开罪 石惊赵虎侠客争锋	(89)
第四十回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 欲盗赃金纠合五义	(96)
第四十一回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 开封奉旨赵虎乔妆	(103)
第四十二回	以假为真误拿要犯 将差就错巧讯赃金	(109)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秽 太师口臭美妾身亡	(115)
第四十四回	花神庙英雄救难女 开封府众义露真名	(122)
第四十五回	义释卢方史丹抵命 误伤马汉徐庆遭擒	(130)
第四十六回	设谋诓药气走韩彰 遣兴济贫忻逢赵庆	(136)
第四十七回	错递呈权奸施毒计 巧结案公子辨奇冤	(142)

第四十八回	访奸人假公子正法 贬佞党真义士面君	(150)
第四十九回	金殿试艺三鼠封官 佛门递呈双乌告状	(156)
第五十回	彻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宝	(162)
第五十一回	寻猛虎双雄陷深坑 获凶徒三贼归平县	(169)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许婚方老丈 投书信多亏宁婆娘	(178)
第五十三回	蒋义士二上翠云峰 展南侠初到陷空岛	(185)
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侠逢郭老 芦花荡北岸获胡奇	(192)
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蛳轩 设计谋夜投蚯蚓岭	(199)
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离通天窟 获三宝惊走白玉堂	(207)
第五十七回	独龙桥盟兄擒义弟 开封府包相保贤豪	(215)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贤愚立判 鉴貌辨色男女不分

且说四爷赵虎出了庙门，便将老道交与伴当，自己接过驴来。忽听后面妇人说道：“那南上坡站立那人，仿佛是害我之人。”紧行数步，口中说道：“何尝不是他！”一直跑至南上坡，在井边揪住那人，嚷道：“好李保呀！你将乐子勒死，你把我的四百两银子藏在哪儿？你趁早儿还我就完了。”只听那人说道：“你这妇人好生无理！我与你素不相识，谁又拿了你的银子咧？”妇人更发急，道：“你这个忘八日的！图财害命，你还和乐子闹这个腔儿呢！”赵爷听了，不容分说，使叫从人将拴老道的丝绦那一头儿，也把李保儿拴上，带着就走，径奔开封府而来。

此时祥符县因有状元范仲禹，他不敢质讯，亲将此案的人证解到开封府，略将大概情形回禀了包公。包公立刻升堂，先叫将范仲禹带上堂来，差役左右护持。只见范生到了公堂，嚷道：“好狗头们呀！你们打得老爷好！你们杀得老爷好！”说罢，拿着鞋就要打人。却是作公人手快，冷不防将他的朱履夺了过来。范仲禹便胡言乱语说将起来。公孙主簿在旁，看出他是气迷疯痰之症，便回了包公，必须用药调理于他。包公点头应允。叫差役押送至公孙先生那里去了。

包公又叫带上白雄来。白雄朝上跪倒。包公问道：“你是什么人？做何生理？”白雄禀道：“小人白雄，在万全山西南八宝村居住，打猎为生。那日从虎口内救下小儿，细问姓名家乡

住处,才知是自己的外甥。因此细细盘问,说我姐夫乘驴而来,故此寻至东山口外,见小榆树拴着一花驴,小人以为是我姐夫骑来的。不料路上遇见个山西人,说此驴是他的,还和小人要他哥哥并银子,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却见众人围着一人,这山西人一见说是他哥哥,向前相认。谁知他哥哥却是妇人的声音,不认他为兄弟,反将小人说是他的兄弟。求老爷与小人作主。”包公问道:“你姐夫叫什么名字?”白雄道:“小人姐夫叫范仲禹,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人氏。”包公听了,正与新科状元籍贯相同,点了点头,叫他且自下去。

带屈良上来。屈良跪下,禀道:“小人叫作屈良,哥哥叫屈申,在鼓楼大街开一座兴隆木厂。只因我哥哥带了四百两银子上万全山南批木料,去了一夜没有回来。是小人不放心,等城门开了,赶到东山口外,只见有个人拉着我哥哥的花驴。小人问他要驴,他不但不给驴,还和小人要他的什么姐夫,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却见我哥哥在地下。不知他怎的改了形景,不认小人是他兄弟,反叫姓白的为兄弟。求老爷与我们明断明断。”包公问道:“你认明花驴是你的么?”屈良道:“怎的不认得呢!这个驴子有毛病儿,他见驴就追。”

包公叫他也暂且下去,叫把屈申带上来。左右便道:“带屈申!带屈申!”只见屈胡子却不动。差役只得近前说道:“大人叫你上堂呢!”只见他羞羞惭惭,扭扭捏捏,走上堂来,临跪时先用手扶地,仿佛袅娜的了不得。两边衙役看此光景,由不得要笑,又不敢笑。只听包公问道:“你被何人谋害,诉上来。”只见屈申禀道:“小妇人白玉莲。丈夫范仲禹,上京科考。小妇人同定丈夫来京,顺便探亲。就于场后带领孩儿金哥,前往万全山寻问我母亲住处。我丈夫便进山访问去了,我母子在

青石之上等候。忽然来了一只猛虎,将孩儿叼走。小妇人正在昏迷之际,只见一群人内有一官长,连忙说‘抢’,便将小妇人拉拽上马,到他家内,闭于楼中。是小妇人投环自尽。恍惚之间,觉得凉风透体。睁眼看时,见围绕多人,小妇人改变了这般模样。”

包公看他形景,听他言语,心中纳闷,便将屈良叫上堂来,问道:“你可认得他么?”屈良道:“是小人的哥哥。”又问屈申道:“你可认得他么?”屈申道:“小妇人并不认得他是什么人。”包公叫屈良下去,又将白雄叫上堂来,问道:“你可认得此人么?”白雄回道:“小人并不认得。”忽听屈申道:“我是你嫡亲姐姐,你如何不认得?岂有此理!”白雄惟有发怔而已。包公便知是魂错附了体了。只是如何办理呢?只得将他们俱各带下去。

只见楞爷赵虎上堂,便将跟了黑驴查看情形,述说了一遍。“所有一干人犯,俱各带到。”包公便叫将道士带上来。道士上堂跪下,禀道:“小道乃是给威烈侯看家庙的,姓叶名苦修。只因昨日侯爷府中抬了口薄皮材来,说是主管葛寿的母亲病故,叫小道即刻埋葬。小道因目下禁土,故叫他们将此棺放在后院里。”包公听了,道:“你这狗头满口胡说!此时是什么节气,竟敢妄言禁土!左右,掌嘴!”那道士忙了,道:“老爷不必动怒,小道实说,实说。因听见是主管的母亲,料他棺内必有首饰衣服。小道一时贪财心胜,故谎言禁土,以便撬开棺盖,得些东西。不料刚将棺盖开起,那妇人她就活了,把小道按住一顿好打。她却是一口的山西话,并且力量很大。小道又是怕又是急,无奈喊叫‘救人’,便见有人从墙外跳进来,就把小道拴了来了。”包公便叫他画了招,立刻出签,拿葛寿到

案。道士带下去。

叫带妇人。左右一叠连声道：“带妇人！带妇人！”那妇人却动也不动。还是差役上前，说道：“那妇人，老爷叫你上堂呢！”只听妇人道：“乐子是好朋友，谁是妇人？你不要玩笑呀！”差役道：“你如今是个妇人，谁和你玩笑呢！你且上堂说去。”妇人听了，便大叉步儿走上堂来，咕咚一声跪倒。包公道：“那妇人，你有何冤枉？诉上来。”妇人道：“我不是妇人，我名叫屈申。只因带着四百两银子到万全山批木头去，不想买卖不成。因回来晚咧，在道儿上见个没主儿的黑驴，又是四个牙儿，因此我就把我的花驴拴在小榆树儿上，我就骑了黑驴，以为是个便宜。谁知刮起大风来了，天又晚了，就在南坡上一个人家寻休儿。这个人名叫李保儿，他将我灌醉了，就把我勒死了。正在缓不过气来之时，忽见天光一亮，却是一个道士撬开棺盖。我也不知怎么跑到棺材里面去了。我又不见了四百两银子，因此我才把老道打了。不想刚出庙门，却见南坡上有个汲水的，就是害我的李保儿。我便将他揪住，一同拴了来了。我们山西人千乡百里，也非容易。乐子是要定了四百两银子咧！弄得我这个样儿，这是怎么说呢？”

包公听了，叫把白雄带上来，道：“你可认的这个妇人么？”白雄一见，不觉失声道：“你不是我姐姐玉莲么？”刚要向前厮认，只听妇人道：“谁是姐姐？乐子是好朋友哇！”白雄听了，反倒吓了一跳。包公叫他下去。把屈良叫上来，问妇人道：“你可认得他么？”此话尚未说完，只听妇人说道：“哎哟！我的兄弟呀！你哥哥被人害了，千万想着咱们的银子要紧。”屈良道：“这是怎的了？我多久有这样儿的哥哥呢？包公吩咐一齐带下去，心中早已明白是男女二魂错附了体了。”

又叫带李保上堂来。包公一见正是逃走了恶奴，已往不究，单问他为何图财害命。李保到了此时，看见相爷的威严，又见身后包兴、李才俱是七品郎官的服色，自己悔恨无地，惟求速死，也不推辞，他便从实招认。包公叫他画了招，即差人前去起赃，并带李氏前来。

刚然去后，差人禀道：“葛寿拿到。”包公立刻吩咐带上堂来，问道：“昨日抬到你家主的家庙内那一口棺材，死的是什么人？”葛寿一闻此言，登时惊慌失色，道：“是小人的母亲。”包公道：“你在侯爷府中当主管，自然是多年可靠之人。既是你母亲，为何用薄皮材盛殓？你即或不能，也当求求家主赏赐，竟是忍心，如此潦草完事，你也太不孝了！来！”有！拉下去，先打四十大板。”两旁一声答应，将葛寿重责四十，打得满地乱滚。包公又问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葛寿道：“今年三十六岁。”包公又问道：“你母亲多大年纪了？”一句话问得他张口结舌，半天说道：“小人不……不记得了。”包公怒道：“满口胡说！天下哪有人不记得母亲岁数的道理！可见你心中无母，是个忤逆之子。来！”有！拉下去，再打四十大板。”葛寿听了，忙道：“相爷不必动怒，小人实说，实说。”包公道：“讲！”左右公人催促：“快讲！快讲！”恶奴到了此时，无可如何，只得说道：“回老爷，棺材里那个死人，小人却不认得。只因前日我们侯爷打围回来，在万全山看见一个妇人在那里啼哭，颇有姿色。旁边有个亲信之人，他叫刁三，就在侯爷跟前献勤，说了几句言语，便将那妇人抢到家中，闭于楼上，派了两仆妇劝慰于她。不想后来有个姓范的找他的妻子，也是刁三与侯爷定计，将姓范的请到书房好好看待，又应许给他找寻妻子。”包公便问道：“这刁三现在何处？”葛寿道：“就是那天夜里死的。”包公道：“想是

你与他有仇,将他谋害了。来!”有!”拉下去打。”葛寿着忙道:“小人不曾害他,是他自己死的。”包公道:“他如何自己死的呢?”葛寿道:“小人索性说了罢。因刁三与我们侯爷定计,将姓范的留在书房。到三更时分,刁三手持利刃,前往书房,杀姓范的去。等到五更未回。我们侯爷又派人去查看,不料刁三自不小心,被门槛子绊了一跤,手中刀正在咽喉穿透而死。我们侯爷便另差家丁一同来到书房,说姓范的无故谋杀家人,一顿乱棍就把他打死了。又用一个旧箱子将尸首装好,趁着天未亮,就抬出去抛于山中了。”包公道:“这妇人如何又死了呢?”葛寿道:“这妇人被仆妇丫环劝慰的,却应了。谁知她是假的,眼瞅不见,她就上了吊咧。我们侯爷一想,未能如意,枉自害了三条性命,因用棺木盛好女尸,假说是小人之母,抬往家庙埋葬。这是已往从前之事,小人不敢撒谎。”包公便叫他画了招,所有人犯从各寄监。惟白氏女身男魂,屈申男身女魂,只得在女牢分监,不准褻渎相戏。又派王朝、马汉前去,带领差役捉拿葛登云,务于明日当堂听审。分派已毕,退了堂,大家也就陆续散去。

此时惟有地方苦头儿最苦。自天亮时整整儿闹了一天,不但挨饿,他又看着两头驴,谁也不理他。此时有人来,他便搭讪着给人道辛苦,问:“相爷退堂了没有?”那人应道:“退了堂了。”他刚要提那驴子,那人便走了。一连问了多少人,谁也不理他,只急得抓耳挠腮,蜚声叹气。好不容易等着跟四爷的人出来,他便上前央求。跟四爷的人见他可怜,才叫他拉了驴到马号里去。偏偏的花驴又有毛病儿不走,还是跟四爷的人帮着他拉到号中,见了管号的交代明白,就在号里喂养,方叫地方回去,叫他明儿早早来听着。地方千恩万谢而去。

且说包公退堂用了饭，便在书房思索此案，明知是阴错阳差，却想不出如何办理的法子来。包兴见相爷双眉紧蹙，二目频翻，竟自出神，口中嘟嘟哝哝，说道：“阴错阳差，阴错阳差，这怎么办呢？”包兴不由地跪下，道：“此事据小人想来，非到阴阳宝殿查去不可。”包公问道：“这阴阳宝殿在于何处？”包兴道：“在阴司地府。”包公闻听，不由的大怒，断喝一声：“好狗才！为何满口胡说？”

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仲禹抡元熊飞祭祖

且说包公听见包兴说在阴司地府,便厉声道:“你这狗才,竟敢胡说!”包兴道:“小人如何敢胡说。只因小人去过,才知道的。”包公问道:“你几时去过?”包兴便将白家堡为游仙枕害了他表弟李克明,后来将此枕当堂呈缴,因相爷在三星镇歇马,小人就偷试此枕,到了阴阳宝殿,说小人冒充星主之名,被神赶了回来的话,说了一遍。包公听了“星主”二字,便想起:“当初审乌盆,后来又在玉宸宫审鬼冤魂,皆称我为星主。如此看来,竟有此意思。”便问:“此枕现在何处?”包兴道:“小人收藏。”连忙退出。不多时,将此枕捧来。包公见封固甚严,便叫:“打开我看。”包兴打开,双手捧至面前。包公细看了一回,仿佛一块朽木,上面有蝌蚪文字,却也不甚分明。包公看了,也不说用,也不说不用,只是点了点头。包兴早已心领神会,捧了仙枕,来到里面屋内,将帐钩挂起,把仙枕安放周正,回身出来,又递了一杯茶。包公坐了多时,便立起身来。包兴连忙执灯,引至屋内。包公见帐钩挂起,游仙枕已安放周正,暗暗合了心意,便上床和衣而卧。包兴放下帐子,将灯移出,寂寂无声,在外伺候。

包公虽然安歇,无奈心中有事,再也睡不着,不由翻身向里。头刚着枕,只觉自己在丹墀之上,见下面有二青衣牵着一匹黑马,鞍辔俱是黑的。忽听青衣说道:“请星主上马。”包公便上了马,一抖丝缰。谁知此马迅速如飞,耳内只听风响。又

见所过之地，俱是昏昏惨惨，虽然暗暗，瞧得却又真切。只见前面有座城池，双门紧闭，那马竟奔城门而来。包公心内着急，说是不好，必要碰上。一转瞬间，城门已过，进了个极大的衙门。到了丹墀，那马便不动了。只见有二个红、黑判官迎出来，说道：“星主升堂。”包公便下了马，步上丹墀，见大堂之上有匾，大书“阴阳宝殿”四字，又见公位桌椅等项俱是黑的。包公不暇细看，便入公座。只听红判官道：“星主必是为阴错阳差之事而来。”便递过一本册子。包公打开看时，上面却无一字。才待要问。只见黑判官将册子拿起，翻上数篇，便放在公案之上。包公仔细看时，只见上面写着恭恭正正八句粗话，起首云：“原是丑与寅，用了卯与辰。上司多误事，因此错还魂。若要明此事，井中古镜存。临时滴血照，磕破中指痕。”当下包公看了，并无别的字迹。刚然要问，两判官拿了册子而去，那黑马也没有了。

包公一急，忽然惊醒了，叫人。包兴连忙移灯近前。包公问道：“什么时候了？”包兴回道：“方交三鼓。”包公道：“取杯茶来。”忽见李才进来，禀道：“公孙主簿求见。”包公便下了床，包兴打帘，来至外面。只见公孙策参见，道：“范生之病，晚生已将他医好。”包公听了大悦，道：“先生用何方医治好的？”公孙回道：“用五木汤。”包公道：“何为五木汤？”公孙道：“用桑、榆、桃、槐、柳五木熬汤，放在浴盆之内，将他搭在盆上趁热烫洗；然后用被盖严，上露着面目，通身见汗为度。他的积痰阙血化开，心内便觉明白，现在惟有软弱而已。”包公听了，赞道：“先生真妙手奇方也！即烦先生，好好将他调理便了。”公孙领命，退出。

包兴递上茶来。包公便叫他进内取那面古镜，又叫李才

传外班在二堂伺候。包兴将镜取来。包公升了二堂,立刻将屈申并白氏带至二堂。此时包兴已将照胆镜悬挂起来,包公叫他二人分男左女右,将中指磕破,把血滴在镜上,叫他们自己来照。屈申听了,咬破右手中指,以为不是自己指头,也不心疼,将血滴在镜上。白氏到了此时,也无可奈何,只得将左手中指咬破些须,把血也滴在镜上。只见血到镜面,滴溜溜乱转,将云翳俱各赶开,霎时光芒四射,照得二堂之上,人人二目难睁,个个心胆俱冷。包公吩咐男女二人,对镜细看。二人及至看时,一个是上吊,一个是被勒,正是那气堵咽喉、万箭攒心之时,那一番的难受,不觉气闷神昏,登时一齐跌倒。但见宝镜光芒渐收,众人打了个冷战,却仍是古镜一面。包公吩咐将古镜、游仙枕并古今盆,俱各交包兴好好收藏。再看他二人时,屈申动手动脚的,猛然把眼一睁,说道:“好李保呀!你偷我四百两银子,我和你要定咧!”说着话,他便自己上下瞧了瞧。想了多时,忽把自己下巴一摸,欢喜道:“唔!是咧,是咧,这可是我咧!”便向上叩头:“求大人与我判判。银子是四百两呢,不是玩的咧!”此时白氏已经苏醒过来,便觉羞容凄惨。包公吩咐将屈申交与外班房,将白氏交内茶房婆子好生看待。包公退堂,歇息。

至次日清晨起来,先叫包兴:“问问公孙先生,范生可以行动么?”去不多时,公孙便带领范生慢慢而来。到了书房,向前参见。叩谢大人再造之恩。包公连忙拦阻,道:“不可,不可。”看他形容虽然憔悴,却不是先前疯颠之状。包公大喜,吩咐看座。公孙策与范生俱告了坐。略述梗概。又告诉他妻子无恙,只管放心调养,叫他无事时将场内文字抄录出来,“待本阁具本题奏,保你不失状元就是了。”范生听了,更加欢喜,深深

地谢了。包公又嘱咐公孙,好好将他调理。二人辞了包公,出外面去了。

只见王朝、马汉进来,禀道:“葛登云今已拿到。”包公立刻升堂讯问。葛登云仗着势力人情,自己又是侯爷,就是满招了,谅包公也无可奈何。他便气昂昂的一一招认,毫无推辞。包公叫他画了招。相爷登时把黑脸沉下来,好不怕人,说了声,“请御刑!”王、马、张、赵早已请示明白了,请到御刑,抖去龙袱,却是虎头铡。此铡乃初次用,想不到拿葛登云开了张了。此时葛贼已经面如土色,后悔不来,竟死于铡下。又换狗头铡,将李保铡了。葛寿定了斩监候;李保之妻李氏定了绞监候;叶道士盗尸,发往陕西延安府弃军;屈申、屈良当堂将银领去,因屈申贪便宜换驴,即将他的花驴入官。黑驴伸冤有功,奉官喂养。范生同定白氏玉莲当堂叩谢了包公,同白雄一齐到八宝村居住,养息身体,再行听旨。至于范生与儿子相会,白氏与母亲见面,自有一番悲痛欢喜。不必细表。

且说包公完结此案,次日即具劄奏明,威烈侯葛登云作恶多端,已请御刑处死。并声明新科状元范仲禹因场后探亲,遭此冤枉,现今病未痊愈,恳恩展限十日,着一体金殿传胪、恩赐琼林筵宴。仁宗天子看了劄子,甚是欢喜,深嘉包公秉正除奸,俱各批了依议。又有个夹片,乃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因回籍祭祖,告假两个月,圣上也准了他的假。凡是包公所奏的,圣上无有不依从。真是君正臣良,太平景象。

且说南侠展爷既已告下假来,他便要起身。公孙策等给他饯行,又留住几日,才束装出了城门,到了幽僻之处,依然改作武生打扮,直奔常州府武进县遇杰村而来。到了门前,刚然击户,听得老仆在内说道:“我这门从无人敲打的。我不欠人